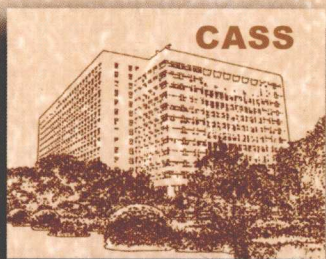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曹雪芹创作《红楼梦》 心态解析

朱 兵/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曹雪芹创作《红楼梦》 心态解析

朱 兵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心态解析/朱兵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ISBN 978 - 7 - 5097 - 1065 - 4

I. 曹… II. 朱… III. 《红楼梦》研究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2161 号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

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心态解析

著 者 / 朱 兵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范 迎

责任校对 / 谢大尉

责任印制 / 郭 妍 岳 阳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4

字 数 / 202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065 - 4

定 价 / 3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朱兵《红楼梦》研究大系

第一组三本总序

张 炯

朱兵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是我的老同事了。近十年却少见面。前些日子他忽然来电话，要我为他研究《红楼梦》的三部新著写篇总序。这使我大为惊讶！我想起三十多年前他似乎写过有关《红楼梦》的文章。但后来他却长期从事当代文学的研究。我们还共同创办和编辑过《作品与争鸣》月刊。再后他又调到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工作，还创作过多本历史小说。怎么忽然会一下子就拿出三本研究《红楼梦》的著作了呢？！不几天，他就将三本著作的电子文件稿传到我的电子信箱里，自己又偕夫人亲自到我家来敦促我写序，这就使我不好意思推脱了，但是我对红学实在没什么深入的研究。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也是世界文学的瑰宝。自问世以来，研究著作可谓车载斗量，研究者也是名家辈出。自索隐派的“旧红学”，到后来以胡适、俞平伯先生为代表的“新红学”，又到努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更新的“红学”以及近年出现的以用各种方式、从各种角度诠释的“红学”，所见各异或同中有异。这就使我想德国学者姚斯的接受美学所阐述的原理：由于读者的期待视野的不同，他们的文化素养、生活经验和审美趣味的差异，读者对于作品的接受和理解便会有所不同。因此《红楼梦》研究随着时代的演进，会产生不尽相同，乃至根本不同的意见，自不可怪；也因此，在新的时代里，人们每

每会从研究中得到许多新的见解，更属必然。不过，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人们的见解理应愈来愈合理、愈全面、愈科学，虽然也不乏个别或少数人走上歧路。因此我也很想知道朱兵同志的著作有什么新的见解，又属于哪一路数？

对于研究《红楼梦》，朱兵同志在《〈红楼梦〉的悲剧意识和喜剧色彩》一书中有如下的自述：

《红楼梦》是小说的百科全书，它像山川一样光彩妩媚，像云雾、彩虹一样辉煌灿烂。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宝藏，尤其是它的内核、灵魂，像喜马拉雅山一样崇高，像神州大地一样广袤和丰饶，像泰山一样雄伟壮丽，又像珠穆朗玛峰终年不消融的积雪一样洁白晶莹。它令人拍案叫绝，叹为观止，它令人百读不厌，沉醉痴迷。

我是个《红楼梦》终生爱好者、痴迷者，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还在中学读书时，就在河北正定的新华书店和旧书摊上留意搜集有关《红楼梦》的资料，而且从此几十年如一日，锐意穷搜《红楼梦》版本、资讯，终生不辍。在1974年，刚从河南息县干校回来不久，当时军宣队严令禁止从事业务活动，我已经手痒难耐，趁去天津探亲的空档，在母校南开大学老师的鼓励下，秘密地搞起了我一向爱好的《红楼梦》研究，几篇文章化名发表在母校学报和天津市的刊物上，还撰写了一本《红楼梦》研究的专著，书稿交给时任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编辑赵智海同志。大概过了大半年时间，赵智海委托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工作的我的大学同学刘铁柯转告我在中文系时的老师：天津人民出版社在一次搬家时，将书稿遗失了。我只有仰天长叹而已，而没有半句可说的话。

在以后的岁月里，阴差阳错地搞了20多年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民族文学研究，直到21世纪，退休后到泰国讲学数年归来，时逢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部局设立老年学者科研基金，而且允许所在研究所规定课题以外的课题立项，我欣喜若狂，试探着报了

《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心态解析》，顺利获准了，晚到的科研激情迸发了，三年的撰写任务，在一年之内就完成了，接着又在2006年完成了第二个课题《断虹霖雨 山落水寒——〈红楼梦〉和〈安娜·卡列尼娜〉较析》。

现在撰写的这本书，是我《红楼梦》研究大系第一组的第三本专著——《〈红楼梦〉的悲剧意识和喜剧色彩》。为着研究分析的全面，我暂且把一百二十回本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在没有发现曹雪芹《红楼梦》后四十的手稿之前，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这样做），但是对曹公和高鹑还是要分别做实事求是的分析。

从这里我才知道朱兵同志不独是《红楼梦》的长期研究者，还是位《红楼梦》的真诚爱好者和激赏者。听他说，他对于《红楼梦》的研究不单这三本书，还有个庞大的总共要写15本著作的计划，除“三析”外，还包括“三性”、“三论”、“三解”、“三稿”。这实在使我刮目相看，十分感佩他年过花甲后研究气魄的宏大和工作精神的奋发。读了他现在的三本著作，我感到他很重视毛泽东同志对评价《红楼梦》的意见，致力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坚持以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原则来研究《红楼梦》。也许他的具体论断，并非每一个都能博得人们的同意。但他以放眼世界的学术视野，广泛应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密切联系特定历史时代的条件来研究和诠释作品的做法，却是我非常赞成的。

他的第一本著作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心态解析》，据他阐释，创作心态学与创作心理学是有区别的。开头我还不明白，细读后才领会两者确有区别：创作心理学研究的是一般的创作心理现象和规律，而创作心态学研究的则是具体作家创作具体作品时的心态，包括他的创作动机和创作构思过程的思想情感倾向。朱兵同志表示他将来要专门写一系列关于创作心态学的书。而《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心态解析》的第一章绪论部分便扼要地介绍了他对创作心态学的基本理论观点。乍看这一章似与《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心态解析》的主题本体

无关，但实际上却是为此书提供一个展开论述的理论前提。在结构上还是有机的。从第二章到第八章，他便就《红楼梦》的“四个不可及”，“两个主题两个纲”，“两个打破”和作家的“六大忌讳”、“败笔检索”，还有“《红楼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高鹗续书的公案”等问题，结合他对《红楼梦》成就的充分肯定和对《红楼梦》缺点的批评，展开对曹雪芹创作心态的论述。由于历史上留存下来的有关曹雪芹的史料很少，所以，我觉得要论述曹氏的创作心态是难度极大的工作。但朱兵同志根据《红楼梦》开篇的作者自叙以及从脂评等书稿中搜集到的资料，稽考钩沉，结合作品有关内容思想情感倾向的条分缕析，还是相当程度地为读者勾画出《红楼梦》作者创作过程的一定心态。这部著作的重要价值还在于，著者将《红楼梦》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对它的成就和不足，做出自己深具见地的评价。这对于广大读者正确认识这部文学巨著的历史意义和美学意义，我以为是很有启示和帮助的。朱兵的第二本著作《断虹霁雨 山落水寒——〈红楼梦〉和〈安娜·卡列尼娜〉较析》则是一部比较文学的专著。它把这两部世界名著放在17~18世纪中国和俄罗斯历史发展与文学发展的背景中，对其成就的优长和不足进行比较，从而加深了读者对它们的认识。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和一种方法主要被运用于世界文学关系的研究，原只有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两类方法，后来又出现了跨学科研究，目的均在于证同辨异，求得对不同国家文学发展和作家创作的特点在对比中产生更清晰更深刻的认识，从中也更好地探讨文学发展和文学创作的规律。鉴于17~18世纪中俄两国还缺乏文学交流，朱兵同志对曹雪芹和列夫·托尔斯泰创作的比较，当属于平行研究的领域。我的朋友、美学家兼文艺理论家、曾与我长期共事过的涂途同志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指出：

《较析》一书认为，这两部作品的作者所处的相近的时代，他们所描绘的历史变革、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婚姻家庭的色彩斑斓、民族特色的鲜明生动，“不仅具有可比性，而且极富文学研究价值”。按照作者的梳理，它们“同是博大精深的伟大作品”、“同

是民族的”、“同是歌颂新思想、新观念、新道德”、“同是挽歌，同是补天，同是改良”、“同处于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的矛盾之中”、“同样是消极人生观”。然而，两部长篇小说所反映的，又是“中国和俄罗斯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恋爱、婚姻和家庭状况”，是不同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是不同的“社会改革理念与实践”。我想，这肯定不会是两位作家和两部作品的全部相似、相同之处和相异、区别之点。比较总是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不同的视角、视野，会有不同的对比。一部长篇小说，尤其是像《红楼梦》和《安娜·卡列尼娜》这类“百科全书”式的文艺作品，描写的人物和事件众多，反映出的社会形貌多种多样，千姿百态，它们之间的这些相同、相通、相近、相似、相仿，以及不同、不等、不似、不合，从整体宏观到细枝末节，可能是无穷无尽的。而以上列举的种种，只不过是明显、最突出、最具代表性、最有比较意义和最有重要价值的。

我很同意涂途同志的看法。应该说朱兵的这本著作是我国近年比较文学研究方面对特定作家作品进行比较的一个可喜的研究成果，有助于读者加深对所比较的两位作家和两部作品的认识。朱兵的第三部著作《〈红楼梦〉的悲剧意识与喜剧色彩》又从另一种角度来讨论《红楼梦》。它首先论述了世界文学中悲剧和喜剧的源流，并回顾了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悲剧和喜剧，比较了中西方悲喜剧观念的异同，继而対《红楼梦》这部小说所表现的悲剧意识和喜剧色彩，以敏锐的艺术感受结合书中具体人物情节的实例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由于著者对《红楼梦》中人物、情节、细节的娴熟，加上分析的具体和精当，实际上，这本书也可以作为当今文艺批评著作中少有的、给广大读者以美感享受的精彩的艺术赏析的文章来阅读和欣赏。

朱兵同志研究《红楼梦》的上述著作，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在文化多元的现今学坛，不少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业已过时”的情况下，尤显得可贵。在文学研究中，我们虽然不应拒

绝吸取和借鉴确有学术价值的多种多样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但辩证唯物史观无疑仍是当今最科学最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文学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正是把这种研究奠定在科学基础上的必由之门。朱兵的三部著作，都能努力这样去做，每部书皆有相当的理论深度，立场和观点十分鲜明，对于红学研究中的许多争议，也总表明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见解，还多有自己阐发的创见，即使他的诸多论断可能会有人提出商榷，但整体而论，仍堪足为一家之言。朱兵三部研究著作的另一可贵之处则是他对《红楼梦》的作品文本有过精读，十分熟悉其中所描写的情节和人物细节以及小说中的诗文和语言，这就使他的论述总是密切结合小说文本的细致感受，有根有据，娓娓道来，易于服人。而其论述语言之流畅生动，明白易懂，每每流光溢彩，颇具《红楼梦》语言兼擅典雅与通俗的文学韵味，在适宜广大读者阅读方面，尤显优长。就学术研究著作来说，这种语言表述的民族特色，反映了著者自觉的群众观点和他所刻意追求的风格，应为我国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自然是很可取的。

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学者、红学家邓绍基、刘世德和文艺理论家、美学家涂途为朱兵同志的这三本著作分别撰写了序文。他们的介绍和评论都有许多真知灼见，所以我的这篇总序便显得画蛇添足。不过是为了表达自己对朱兵同志长期潜心研究的敬意和对这些著作出版的祝贺，将自己粗浅的读后感也写在这里，权作滥竽充数罢了。其中肯定有不妥之处，还请朱兵同志和广大专家、读者指正。

2008年2月16日于北京花家地

序

邓绍基

朱兵同志是我的老朋友、老同事，他在文学研究所工作时，主攻当代文学，也兼及文艺理论和古代小说等领域，多有著作，多有成就。30多年前，在那场揭批“四人帮”的重大斗争中，他和杨志杰同志合写的一些文章产生过重要影响，因而名闻文艺界，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时我在《文学评论》编辑部工作，批判“四人帮”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破坏也正是《文学评论》复刊后的重要任务，那时杨志杰同志也在编辑部工作，我同朱兵同志也就很自然地多有交流和恳谈，现在回想，那段时间也正是我与他交往最多的时期。他言谈爽直，文笔犀利，无论是倾听他的高论，还是阅读他的文章，总觉受益匪浅。

1979年我离开《文学评论》编辑部后，主要从事古代文学史编写工作，同朱兵同志的来往就很少了。后来他又调到民族文学研究所（原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工作，再后来，我们都进入老年行列，先后退休，由于分隔两所，几无见面机会。2007年，我高兴地接到他的电话，得悉他关于《红楼梦》的三部系列著作已经脱稿，12月间他又来电，说起付印有日，命我为系列著作中的《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心态解析》作序，无奈我手头诸事未了，加之眼疾复发，拖延了些时日，春节将临，匆匆执笔，略抒感言，权充序文。

朱兵同志这部著作以探究、解析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心态为总纲，这种探究、解析其实又是著者研究“作家创作心态学”的一部分，所以本书就以《“作家创作心态学”论纲》冠首，作为第一章，集

中地论说他关于“作家创作心态学”的理论见解，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概括和论说既借鉴了前人的有关理论，也总结了他自己数十年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实践经验。他说：“所谓创作心态，就是在文学作品产生的整个过程中作家表现出来的特有的心理、心情、情绪、精神状态。对作家创作心态的探索和研究、讨论和论述，就称之为‘作家创作心态学’。”然后，他从作家心态学的一般特征到作家创作心态的种种具体表现，作了相当周到的论述，其中提出的研究心得，见解独特，有新意，有创获，使我很受启发。这部著作在“作家创作心态学”的挈领下，既有宏观论说，也有微观探讨。第五章《〈红楼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所论关及“史诗性较析”和“美学理想”等宏观命题，而第七章《〈红楼梦〉的败笔检索》却又探讨若干具体描写。凡此种种，都有独到之见，也足可见出著者长期积累的研究心得。

这部著作的第三章谈及毛泽东主席对《红楼梦》的评论，这些评论实已成为历史经典评论，引出种种阐释和讨论，为此，我想谈一点我的浅见。

作为一位伟大人物，毛泽东的名字与伟大古典小说《红楼梦》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把这部小说的产生与存在看做是中国人对世界作出的一种贡献。他对《红楼梦》的主题、内容发表过评论意见，如同朱兵同志文中说到的关于写“四大家族”和关于“当做历史读”的观点等。毛泽东还从不同的角度对《红楼梦》中的具体描写提出过各种评论意见。更为人所知的是，他在1954年发动了围绕《红楼梦》研究的思想批判运动。这些都是历史事实，尽管人们对这些历史事实会有不尽相同的评论，但它们终究是《红楼梦》研究史上的重要史实。

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以来，一些著名学者，甚至被认为是学界泰斗的人物，都曾经投入到《红楼梦》的研究领域，如王国维、蔡元培、胡适和俞平伯等，他们的研究成果影响很大，以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标志，还形成了《红楼梦》研究学派。其中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影响尤大。这是“红学”史上重要的历史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红学”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尽管经

历了一些曲折（如“文化大革命”中的“评红运动”），但成绩巨大，有目共睹，今天《红楼梦》研究的盛况和实际影响，已经超过了清末民初的“旧红学”时期，超过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红学”时期。现在《红楼梦》研究在国际上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在国内成为历久不衰的热门学问，研究者不断涌现，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研究团体纷纷成立，总体上说，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了“旧红学”和“新红学”时期。当然，“旧红学”和“新红学”也还在发挥它们的影响。但也不妨这么说，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红学新潮的勃兴、繁盛和发达，为“旧红学”和“新红学”继续发生影响提供了机遇。

新中国成立以来，红学新潮的勃兴、繁盛、发达并且历久不衰的局面之所以出现，有诸多因素，但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由于毛泽东主席对《红楼梦》极高的评价和发表的评论的影响，以及他发动的那场思想批判的影响。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红楼梦》研究的昌盛，同毛泽东主席的提倡、指导和关怀是分不开的。我想，后世研究《红楼梦》研究史的学人，治“红学”史的学人，只要持着客观态度，持着我们通常所说的史家的态度，都会承认这一点。

毛泽东主席就《红楼梦》这部小说发表的具体评论，有一个主要的特点，那就是他善于从这部小说中观察、捕捉到深刻的政治、社会现象及其意义。他说《红楼梦》写“四大家族”正是从社会、政治着眼得出的看法。他还把《红楼梦》第一回的《好了歌》及注解同封建社会中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联系起来解释。其实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传统，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也经常看到类似的关于文学作品的评论，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他从巴尔扎克的小说《农民》中看到小农如何被高利贷者套入罗网的精细描写。朱兵同志在书中提到的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和列宁对列夫·托尔斯泰的评论，更是大家熟知的例子。更重要的是，我们从这些评论中可以感受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深刻透视力。

关于1954年毛泽东主席领导发动的《红楼梦》研究批判，其实际

意义已经超越了《红楼梦》研究本身，正如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所说：“这次批判提出的问题，不仅是如何评价和研究《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而且是要从哲学、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对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清理和批评”。书中还说这次批判“对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了好的作用，有其积极的方面”。书中又说到这次批判中出现了把学术文化问题当做政治斗争并加以尖锐化的倾向，因而有其消极的方面。这种论述无疑是符合实际的。

1954年的那场思想批判是由毛泽东主席支持两位年轻人关于撰写《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评文章开始的，那就是李希凡、蓝翎同志所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这篇文章用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理论，用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理论家的批评方法来论说《红楼梦》，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涉及当时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的方向性，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对待和研究文学遗产。《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时期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文化和思想建设这个角度来进行《红楼梦》研究和批判的，是把这场批判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学习和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性。而如果从古典文学研究和《红楼梦》研究这个局部来看，应当说，这次批判运动对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不能由于发生了政治运动上的偏颇，就否定这种积极的作用，还是要坚持唯物辩证法，防止形而上学。如果离开了具体的历史条件，也就离开了实际，有些问题就会认识不清。关于这方面的看法，我在1980年发表的《建国以来关于继承文学遗产的一些问题》一文中都已谈过。我是这样说的：“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确实有错误，而且他的治学方法在古典文学研究界有一定代表性，批评他的错误正可以起到普遍的教育作用。自然，要不要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进行对错误学术思想的批判，今天应当重新认识。当时表现出来的一些缺点确实是和这种政治运动方式有关的。但这些缺点并没有表现为在全局上对文学遗产的贬低和否定。这可能同被批判对象俞平伯先生的错误观点实际上轻视乃至

抹杀《红楼梦》这部伟大现实主义杰作的重大社会意义有关，当然更同当时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左’的思潮不像后来那样严重有关。”

现在看来，在学术批判问题上采取政治运动方式（实际又表现为政治围攻）是不恰当的，如果借此来压人整人更是错误的。在当时没有这种明确的认识，所以带来了损失和不好的后果。但当时也很重视讨论和正面研究，几乎在批判运动的同时，学术界对《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思想倾向和主要人物形象的评价等问题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不仅是文学界的人士，史学界、哲学理论界的学人也纷纷撰文参与讨论，这就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红楼梦》研究的第一个高潮，也就是说，这第一个高潮就是在那场批判运动同时或稍后形成的。

我在上面就1954年《红楼梦》研究批判说了好多话，主要是为了说明，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是复杂的，贾宝玉对林黛玉说的“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在这里并不适用。当然，对待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的看法可能不尽相同，乃至很不相同，但学习和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我们要永远坚持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54年以来，《红楼梦》研究盛况空前，历久不衰，其间也出现过不正常的曲折现象，出现过令学界不满的偏差。近几年来，唯心主义的奇谈怪论在“红学”中继有出现，甚至比“旧红学”的附会之说走得更远，被鲁迅讥为“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的现象也沉渣泛起，旨在哗众取宠、标新立异的惊听之说也时有出现。究其缘由，正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在“红学”界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坚持学习、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

以上所谈若干认识，如有错误，还请朱兵同志和读者不吝指正。

2008年2月1日

目 录

CONTENTS

朱兵《红楼梦》研究大系第一组三本总序	张 炯 1
序	邓绍基 1
第一章 “作家创作心态学”论纲	1
一 “作家创作心态学”研究的缘起	1
二 “作家创作心态学”的一般特征	3
三 “作家创作心态”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	7
四 “作家创作心态”的类型性	9
五 “作家创作心态”对文学作品得失成败的影响	11
六 “作家创作心态”产生的林林总总	15
七 “作家创作心态”对未来文学创作的长期作用	33
第二章 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四个不可企及	35
一 社会历史的不可企及	35
二 时代和家世的不可企及	37
三 民族文化和文学艺术传统的不可企及	41
四 曹雪芹个人天分和勤奋精神的不可企及	41

第三章 《红楼梦》的两个主题、两个纲	48
一 关于“两个主题”	48
二 关于“两个纲”	56
三 关于“两个主题和两个纲”	57
四 分辨“两个主题、两个纲”的意义	66
第四章 《红楼梦》的两个“打破”	71
一 打破“传统思想”	71
(一) 打破皇权思想	71
(二) 对封建制度经济基础的全面出击	78
(三) 对“三纲五常”封建伦理道德的否定与鞭笞	81
(四) 对“三从四德”的反叛	83
(五) 向“科举取仕”制度的挑战	85
(六) 倡扬男女婚姻自由的民主思想	87
二 打破“传统写法”	88
(一) 如实抒写	89
(二) 美的追求	90
(三) 现实·浪漫·魔幻	93
(四) 诗词别致	95
(五) 中西合璧	104
(六) 复式结构	108
(七) 擅用京白，千锤百炼	115
第五章 《红楼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122
一 史诗性较析	124
二 关于“心灵的辩证法”	130
三 美学理想	136